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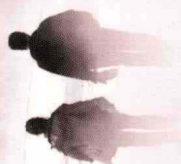
# 完美的间谍

〔英〕约翰·勒卡雷 著

李静宜 译

## A Perfect Spy

John le Carré



# 完美的间谍

〔英〕约翰·勒卡雷 著 李静宜 译

A Perfect Spy  
John le Carr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完美的间谍 / (英) 勒卡雷著; 李静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A Perfect Spy  
ISBN 978-7-208-09550-2

I. ①完… II. ①勒…②李… III. ①间谍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187349号

策划编辑 邵艳美  
责任编辑 邵艳美  
装帧设计 蔡南升



完美的间谍  
[英] 约翰·勒卡雷 著  
李静宜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432,000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550-2/I·829  
定 价 39.80元

##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

- 1962 《召唤死者》
- 1962 《优质杀手》
- 1963 《柏林谍影》
- 1965 《镜子战争》
- 1968 《德国小镇》
- 1971 《天真善感的爱人》
- 1974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 1977 《荣誉学生》
- 1979 《史迈利的人马》
- 1983 《女鼓手》
- 1986 《完美的间谍》
- 1989 《俄罗斯大厦》
- 1990 《神秘朝圣者》
- 1993 《夜班经理》
- 1995 《变调的游戏》
- 1996 《谎言定制店》
- 1999 《辛格公司》
- 2002 《永恒的园丁》
- 2004 《挚友》
- 2006 《伦敦口译员》
- 2008 《头号要犯》
- 2010 《我们这样的叛徒》

有两个妻子的男人迷失灵魂，  
有两个家的男人迷失神智。

—— 谚语

## 目录

前言 -1

机构和人物表 -5

完美的间谍 -7

解读 1: 深邃而美丽的骗局——读勒卡雷《完美的间谍》 杨照 -533

解读 2: 完美的间谍，不完美的人生 郭重兴 -541

## 「前言」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或许除了较晚近的《永恒的园丁》外，《完美的间谍》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小说，我呕心沥血，因此也报偿最丰。

直到那个时候，我的写作生涯始终挥之不去的是我未曾表白的回忆：异于常人的童年，以及我那位异于常人的父亲带给我的折磨与偶有的乐趣。我虚构的瑞克·皮姆，也就是我的主角马格纳斯的父亲，正是我父亲离奇生活的写照。在真实生活里，亲戚们倘有机会读这部小说，多半都会觉得我笔下描绘的他很有趣，也觉得很宽慰，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还有黑暗的不可告人的事，在小说中隐晦不明，至今仍与我如影随形。

不算太久以前，《永恒的园丁》刚完成，我曾经有过一个后来胎死腹中的构想：我要写一部自传，实验性质的那种。整本书左右对照。在左页，我会写我所记得的生活点滴，包括我们记忆中的种种逃避与自我辩白——相信我自己的记忆也必然如此。在右页，我会记载所有能找到的历史记录，因为我父亲留下许多鲜明足迹可供追踪：从他第一次定罪的法庭记录与剪报，到远至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瑞士与奥地利的警方与监狱记录。除此之外，还有尚待挖掘的其他人的回忆，包括那些为数不少的怀念他、爱他的人，以及为数甚多因他而蒙受财物损失的人。这些人不尽然是不同的两批人，因为他们必然都同意：罗尼·康威尔是最迷人，也最具说服力的行骗艺术家。

如是之故，我长期聘请两位声誉良好的私家侦探，因为我觉得他们

比我更有办法取得从未公之于世的文件，尽管那些文件可能尘封在某个遭人遗忘的档案室格架上，甚至可能已准备销毁，但在我充满渴望的想像当中，它们仍然在生死之间徘徊。

至于其他人的回忆，我更有理由相信是灿烂丰富之极。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香港，我接受贾汀·马斯森——当时的香港富商——贸易洋行的招待，到跑马地的公司包厢看赛马，一位身材魁梧，看似公务员的英国绅士羞怯地拉我衣袖。他是我父亲当年在香港等待被遣返时的狱吏，他低声对我坦承，他从没见过比我父亲更好、更激励人心的绅士，遑论囚犯。“我不久要退休。”他说，“等我回英国老家，你父亲会在公司里帮我安排工作。”我警告那位老好人要小心了吗？我怀疑。我父亲不理睬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的门徒也一样。在他们内心深处，多少也对自己的受骗上当难辞其咎。那位狱吏现在人在何方？即使我曾写下他的名字，那张纸也早就不见了。但我想，我的侦探一定能通过香港警方追查到他的下落。

另一次，我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饭店（当时是叫这个名字），经理召我进他办公室，有两位丹麦特别警察分队的警探找我问话。他们说，我父亲在北欧航空（SAS）两名资深驾驶员掩护下非法入境丹麦，此后便消失踪影。我知道上哪儿找他吗？我不知道，但他们不太相信。原来，罗尼在纽约的酒吧搭上那两个倒霉的 SAS 驾驶员，打牌赢了他们不少钱。但罗尼没拿他们的钱，只要他们带他飞到哥本哈根。那两个人很不明智地照办。丹麦警方推断当时罗尼在纽约因欺诈被通缉，此时则因非法入境和其他五六项违法之事被丹麦警方通缉，罪名有贿赂、逃避关税，其他的我不记得了。当然，我的侦探仍然可以追查丹麦的文件，甚至，或许可以追踪到那两个不走运的驾驶员——我是这样相信。

还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替“英国周”活动进行协助宣传时，收到一封紧急电报，是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吉尔克利斯特，通过总领事哈利来问我愿不愿意付几千块钱把我父亲弄出雅加达的监狱。他从新加坡被驱逐出境之后，又在雅加达因触犯货币法被捕。

在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罗尼从苏黎世地区监狱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我，用哽咽的声音说：“我真的不能再坐牢了，儿子。”老天垂怜，我已故的文学经纪人雷纳·休曼当时正好在苏黎世附近，靠着他的支票簿，罗尼几个小时之后就重获自由。出了什么问题？欺诈旅馆！这在瑞士是可以问吊的罪行。“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儿子，不是现在。”罗尼晚年颇像《虎豹小霸王》里那对亡命之徒，他不知道，自他第一次玩弄花招之后，通讯速度已大幅提升了。瑞士警方的记录一向无懈可击。再一次，我相信我的侦探搞定瑞士的事游刃有余。

只是他们不能，也不会。由于我缺乏耐心，我赋予他们通常不会也不该有的权力。罗尼对他们而言，是一座无法征服的山，如同对我一样。大把时间花在他身上，追索他的花费是天文数字，但就算我们终于抵达终点——无论终点是在哪里——我们也不可能找到我所梦想的丰富宝藏。他入伍记录也是如此。

虽然已达入伍年龄，体格也符合标准，但罗尼却轻轻松松地逃过1939年到1945年间的大战，几乎完全没碰上征召入伍的困扰。没错，有几次，他奉召到布拉福德的皇家通讯部队接受基础军训，但每一次都能想办法让军方的规划无法得逞。起初，他拿身为单亲父亲的辛苦当理由。他倒是有凭有据，因为我母亲很明智地没留下转信地址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身离去。但这并不表示罗尼自己受过任何单亲之苦。相反，母亲我们从来不缺，而且还不时更新。万一苦伤的愁云迫近罗尼的地平线，我哥哥和我就会被打包装往朋友家或假期学校，等待雨过天晴。单亲的诉求无法软化军方的心，罗尼创意十足地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国会补选的候选名单，让他们不得不放他去行使他的民主权利。他代表独立进步党在切姆斯福德参选失利之后——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根本就没展开竞选活动——他提着公文包回到布拉福德，又从头开始接受基础军训，因为军方的做法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抗拒英国国会的魅力。1950年，他代表民主党在大雅茅斯参选——这次是大选。在这本书里，你们会读到 he 竞选的

虚构情节，与实情稍有差距。保守党的代理人害怕罗尼会瓜分选票，挖出他错综离奇的过往，当面向他摊牌：退选，否则就揭发他。罗尼没退选，所以保守党揭发他。但他仍然瓜分了选票。

最后几年，罗尼魂牵梦绕的只有一件事。那是位于伦敦郊外开发商禁人的所谓“绿带”的土地。靠着我们只能猜想的原因，罗尼的那一片绿带取得当地议会的开发许可。凭着这份许可，罗尼和当地最大的几家建设公司谈成一大笔生意，授权他们在那片不开发就成为公有地的土地上盖天晓得多少幢的房子。谈成的金额非常庞大，但我相信罗尼早已累积了同样可观的债务，因为他的政策就是在今天花掉你打算在明天赚的钱。

但天不从人愿。当地的抗议团体很不高兴，大声疾呼。议会自觉理亏，于是让步，撤回开发许可，建设公司随即拒绝支付原先谈成的天文数字。接下来好几年，罗尼数度想说服我支付诉讼费，将他们告上法庭，但就像他每次要我投资他的计划时一样，我拒绝了，坚持只负担他的生活费用。但这样的提议向来对他不起作用。“你花了钱就想骑到我头上啊！”他会毫不客气地抗议，而我的确也是。然而，他还是筹到钱提出上诉，很可能是答应让律师分一杯羹，这在当时是违法的。他赢了，但在亲眼目睹胜利之前就死了。反正这也只是昙花一现。法院刚宣判罗尼胜诉，一直默默无语的律师就站起来宣称自己代表国税局，把所有的补偿金拿得一文不剩。

格雷厄姆·格林有句话我引用过不下千遍：“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罗尼最爱吹嘘他这辈子没看过半本书，包括我的，但格林的这句话一定很讨他欢心。罗尼老是说，如果没有他，我就什么都不是。很可能，在我宁可不去想的某些方面，他是对的。

约翰·勒卡雷

2000年11月

## 机构和人物表

|                              |                         |
|------------------------------|-------------------------|
| “公司”                         | 英国情报机构总部                |
| 兰利                           | 美国情报总部所在地，也是其简称         |
| 马格纳斯·皮姆                      |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情报官员，前驻美情报站副主任 |
| 玛丽                           | 马格纳斯的妻子                 |
| 格兰特·雷德勒                      | 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情报官员           |
| 碧伊·雷德勒                       | 格兰特之妻                   |
| 瑞克·皮姆                        | 马格纳斯之父                  |
| 杰克·布拉德福                      | 马格纳斯的上司，伦敦高级情报官员        |
| 梅克皮斯                         | 马格纳斯的舅舅                 |
| 朵莉丝                          | 马格纳斯之母                  |
| 汤姆                           | 马格纳斯与玛丽之子               |
| 莉普西                          | 瑞克的情人之一，马格纳斯儿时最亲近的人     |
| 乔琪、傅格斯                       | 伦敦低阶情报人员                |
| 哈利                           | 英国情报机构技术人员              |
| 兰斯登                          |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的私人秘书           |
| 奈吉尔、法兰克                      | 英国情报官员                  |
| 波·卜拉梅尔                       | 英国情报总部领导                |
| 凯特                           | 英国情报人员，布拉德福的情人          |
| 文沃斯                          | 瑞克的一个生意伙伴               |
| 希德·雷蒙、伯斯·洛夫特、马斯波、古德劳夫、莫瑞·华盛顿 | 瑞克的跟班                   |
| 肯尼·赛芬顿·鲍伊                    | 马格纳斯在寄宿学校的同学            |

|        |                   |
|--------|-------------------|
| 洁米娜    | 肯尼的姐姐             |
| 贝林达    | 洁米娜的朋友，马格纳斯的第一任妻子 |
| 哈瑞·华斯勒 | 美国情报机构首领          |
| 迈克·卡佛  | 美国驻伦敦情报处处长        |
| 艾塞尔    | 马格纳斯的东欧朋友，曾化名“波比” |

狂风怒吼的十月，凌晨时分，在德文郡南部沿海一个似乎已遭人遗弃的小镇，马格纳斯·皮姆跨出老旧的乡间出租车，付了钱，等车子开走了，才举步穿越教堂广场。他的目的地是某家有着“美景”“舰长”或“优瑞卡<sup>[1]</sup>”之类名字、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旅店的露台。他体格强健，仪表堂堂，一看便知是个人物。他步履灵巧，身体秉承盎格鲁-诺曼行政人员的优良传统，略向前倾。英国人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拉起国旗，发现大江大河的源头，还是站在行将沉没的船头甲板，也无论是动是静，都是这样的神态。他风尘仆仆历经十六个小时的旅程，但没穿风衣，也没戴帽。他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公文包，另一手拎着一只红色的哈洛德<sup>[2]</sup>手提袋。强劲的海风鞭打着他身上的都会西装，带咸味的雨丝刺痛了他的眼，一圈圈的泡沫从他前方的路面上掠过。皮姆一路向前。他走到一家标示着“客满”的公寓前廊，按门铃，等着，门外的灯会先亮起来，接着是门里解开链锁的声音。就在他等候的当下，教堂的钟敲响了五声。皮姆仿佛回应钟声召唤似的，旋过脚跟，回头定睛看着广场。看浸信会教堂耸立在奔腾云朵间毫无美感的尖塔。看装饰庭园引以为傲的智利猴嘴树。看空荡荡的音乐台。看公交车候车篷。看小街巷的幽暗阴影。看一扇又一扇的门廊。

“怎么，坎特伯雷先生，是你啊。”他背后的门开启，一个老妇人的

---

[1] 原文Eureka是阿基米德沐浴时领悟浮力理论时大叫的名句，意为“我发现了”。——中译注，下同

[2] Harrods，伦敦知名的高级百货公司。

声音尖锐地响起。“你真坏。你又坐夜车了，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打电话？”

“哈啰，杜柏小姐。”皮姆说，“你好吗？”

“别管我好不好，坎特伯雷先生，赶快进来，你会冷死的。”

但强风吹袭的丑陋广场却似乎使出魔咒，锁住了皮姆的脚步。“我以为‘海景’还在待价而沽，杜柏小姐。”被她拉进屋里时，他说，“你告诉我说，库克先生在他太太过世后搬走了。他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你说的。”

“他当然不会再来。他会触目伤情。快进来吧，坎特伯雷先生。我来泡茶，你先擦干脚。”

“那么，他楼上卧房的窗户为什么有盏灯亮着？”皮姆任由老妇人拉他踏上台阶，问道。

就像许多专制暴君一样，杜柏小姐个头娇小。她年岁已高，仿佛会随时碎成粉末似的，重心倾向一侧，佝偻着背，弄皱了身上的晨袍，也让她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斜歪着。

“库克先生把楼上租出去了，赛莉亚·范因租了来画画。你真是够好了。”她滑上门闩。“三个月不见踪影，突然在三更半夜回来，竟然只关心别人窗里的灯光。”她又闩上另一道锁。“你永远不会改变，坎特伯雷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干吗费心。”

“赛莉亚·范因到底是谁？”

“范因医师的女儿，傻瓜。她想看海，画画儿。”她的声音陡然一变，“坎特伯雷先生，你怎么这么大胆？还不快脱下来。”

杜柏小姐锁好最后一道门链之后，尽可能地直起身子，准备给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拥抱。但她却未如往常那样皱起眉，这时一定没人会相信，她那无精打采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惊恐。

“你那条可怕的黑领带，坎特伯雷先生。我不要死亡踏进屋里。我不要你打那条领带。你是为谁打的？”

皮姆是个英俊的男子，带点孩子气，但很出众。五十出头，正当盛

年，充满热情与急迫感，即使在这个既无热情也无急迫感的地方也不改本色。但在杜柏小姐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那可爱的微笑，散发着温暖与真诚，让她感觉舒畅。

“为了白厅<sup>[1]</sup>的一位老同事，杜柏小姐。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什么亲近的人。”

“到了我这个年纪，每个人都是亲近的人，坎特伯雷先生。他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不太认得那个人。”皮姆加重语气说，一面解下领带，塞进口袋里。“我才不会告诉你名字，让你去搜寻打听呢，就是这样。”他的目光游移到摊开在门厅桌上的旅客登记簿，登记簿沐浴在橘色的夜灯里，那盏灯还是他上回来的时候帮杜柏小姐装在天花板上的。“有什么临时住客吗，杜柏小姐？”他一边搜寻着名单，一边问。“私奔的情侣，或神秘的公主？这两个复活节来的男恋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只是男孩，不是恋人。”蹒跚踱向厨房的杜柏小姐严厉地纠正他。“他们各要了一间单人房，每天晚上看电视播的足球赛。你怎么说，坎特伯雷先生。”

但皮姆没答话。有时他的沟通渠道就像受制于内部检查的电话，话没说完就被切断。他翻回前一页，又一页。

“我想我不会再接临时住客。”杜柏小姐点燃煤气，透过敞开的厨房门廊说。“有时候我和托比坐在这里，门铃响了，我就说：‘托比，你去开门。’他当然不会去开。斑纹猫怎么会开门。所以我们就坐着不动。就这样坐着，等脚步声又走远。”她丢给他狡黠的一瞥。“你想，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该不会是陷入情网了吧？托比。”她顽皮地问她的猫。“今天早上如此开朗，如此灿烂。从外表看起来，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年轻了十岁。”没从猫那儿得到任何有益的回应，她又转向金丝雀。“但他才不

---

[1] Whitehall，位于伦敦，为英国政府行政机关总部。

会告诉我们呢，对不对，迪奇？我们会是最后知道的。吱吱？吱吱？”

“温布尔登的约翰与西维雅·艾利吉伯。”皮姆仍然查看着旅客登记簿说。

“约翰做计算机，西维雅设计程序，他们明天离开。”她有些愠怒地说。因为杜柏小姐很不愿意承认，她的世界中除了亲爱的坎特伯雷先生之外还有别人。“你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来了？”她生气地大叫，“我不要，收回去。”

但杜柏小姐并没生气，她会收下，皮姆不会拿回去：一条白色与金色细密交织的克什米尔披肩，仍放在哈洛德纸盒中，裹着哈洛德的原装棉纸。杜柏小姐对这张棉纸的珍视程度，似乎比礼物更甚。一拿出披肩，她就先抚平棉纸，顺着原来的痕迹折好，放回盒里，再把盒子放进她用来珍藏宝贝的柜子里。这时候，杜柏小姐才让他把披肩围在她肩上，裹着她，嘴里还不断叨念着他的奢侈浪费。

皮姆喝着杜柏小姐为他泡的茶，安慰她。皮姆吃了一块她的酥饼，赞不绝口，尽管她说酥饼烤焦了。他答应在这期间要替她修补水槽塞子，疏通排水管，并查看一楼的储水池。皮姆很爽快，有些过度殷勤，也一直保持着她精敏觉察的开朗态度。他把托比放在膝上，轻抚着它，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托比也不见得喜欢。他听着杜柏小姐的老艾儿姑妈的最新消息，通常只要一提到艾儿姑妈，他就急急地要上床睡觉去了。他像往常一样，问她近来的本地要闻，并颇表赞同地倾听杜柏小姐的长串抱怨。他一面对她的回答点头称是，一面莫名其妙地自顾自地微笑，再不然就变得昏昏欲睡，用手掩着嘴打哈欠。最后，他突然放下茶杯，站了起来，仿佛要赶另一班火车似的。

“这回我会多待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杜柏小姐。我有很多东西要写。”

“你每次都这么说。上回你还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哩。结果呢，时间一到，就急急赶回白厅，连蛋都来不及吃。”

“可能会待两个星期。我得请几天假，才能安安静静地工作。”

杜柏小姐装出惊骇不已的样子。“但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没有坎特伯雷先生掌舵，托比和我还能安全吗？”

“那么，杜柏小姐有何计划？”他迷人地一问，同时提起他的公文包，就像拎起一大块面包似的毫不费劲。

“计划？”杜柏小姐重复道，神秘地嫣然一笑。“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计划了，坎特伯雷先生。我让上帝来计划。他可比我在行，对不对，托比？可靠得多啰。”

“你常谈起的邮轮旅行呢？这该是你好好犒赏自己的时候了，杜柏小姐。”

“别闹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我已经没劲了。”

“我还是会帮你出钱。”

“我知道你会，上帝保佑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打电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社。事实上，我已经帮你查过了。有一艘‘东方发现号’一个星期之后从南安普顿启程。刚好有人取消订位。我问过了。”

“你是想赶我走吗，坎特伯雷先生？”

皮姆大笑起来。“上帝和我合力也赶不走你，杜柏小姐。”他说。

杜柏小姐从玄关看着他走上狭窄的楼梯，赞叹着他步履的年轻活力，尽管手上还有那只沉重的公文包。他将出席高层会议。非常重量级的会议。她听着他的脚步声轻轻踏过走廊，走到面向广场的八号房，这是她租期最长的一间房，在她漫长的一生里，就属这间房出租的时间最久。她听见他打开门锁，又轻轻地关上房门，不觉松了一口气，丧友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只是部里的老同事，不是什么亲近的人。她不想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他还是多年前出现在她门前的那个完美的绅士，正找他所谓的没有电话的庇护所，虽然她厨房里就有一部完好无缺的电话。他预付六个月的租金，此后一直如此，现金，不要收据。她生日那天下午，他替她在庭院小径旁筑了一道小石墙，作为生日惊喜，技艺之精，远胜泥水匠与砖瓦匠。三月的暴风雨过后，他亲手把瓦片一片片砌上屋顶。也出人意料地从